

巫瑞书 著

传

说

与湖湘文化

MENGJIANGNU CHUANSHUO YU HUXIANG WENHUA

巫瑞书著
传说与湖湘文化

湖南大学出版社

『品风楼（湘）楚学研究』之六

传说

与湖湘文化

MENGJIANGNU CHUANSHUO YU HUXIANG WENHUA

巫瑞书 著

孟姜女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姜女传说与湖湘文化/巫瑞书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6

ISBN 7-81053-378-9

I . 孟… II . 巫… III . 民间故事—文学研究—中国
—古代 IV . I 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334 号

孟姜女传说与湖湘文化

Mengjiangnǚ Chuanshuo yu Huxiang Wenhua
巫瑞书 著

责任编辑 肖立生 兰甲云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594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 开 印张 10.25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81053-378-9 / I · 19
 定价 18.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巫瑞书 1933年生。湖南永兴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5年武汉大学毕业后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师从我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泰斗钟敬文教授。曾多次参加省内外民间文学、民俗调查与采录。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暨国家三部委颁发的一等奖证书。主要著作有《民间文学导论》（国家教委一等奖）、《荆湘民间文学与楚文化》、《南方民俗与楚文化》、《南方传统节日与楚文化》、《楚文化新探》（书名《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巫瑞书卷》）等。除《民间文学导论》外，皆列入“品风楼（湘）楚学研究”系列。钟敬文教授在《荆湘民间文学与楚文化》“序”中说：“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作者注意科学性，提出了不少的个人学术见解。”澳籍华裔学者谭达先博士远在海外著文，指出该系列著作“独创性不少，学术建树多，而且洋溢着学术朝气。因此，可以说是新颖可喜的开拓性专著”。



澧县嘉山寺



修葺一新的孟姜女殿



嘉山（孟姜山）望夫台



孟姜竹（“绣竹”）

汪鹏 摄影
附：澧县新石器时代遗址

彭头山遗址
城头山遗址
三元宫遗址
八十垱遗址
丁家岗遗址等

目 次

湖湘民间文学及其社会影响(代序)

第一章 三湘万年孕育辉煌的湖湘文化

一、远古(含上古)阶段的湖湘文化	(28)
(一) 稻作农业方面	(28)
(二) 聚落、城址方面	(32)
(三) 宗教与祭坛	(35)
二、中古阶段的湖湘文化	(36)
(一) 三国走马楼简牍	(37)
(二) 宋代岳麓书院	(38)
三、近古阶段的湖湘文化	(40)

第二章 澧州孟姜女传说的地位

一、中国“四大传说”中的孟姜女传说 ——兼说故事类别问题	(44)
二、孟姜女传说的“两大系统”说	(49)
(一) “孟姜女故事历史的系统”	(50)
(二) “孟姜女故事地域的系统”	(54)
三、“澧州孟姜女”处于“两大系统”的交叉点	(59)
附：澧州孟姜女传说二篇	(65)

第三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的渊源和生态

一、澧州孟姜女传说的渊源	(71)
(一) 本土之源	(71)
(二) 外来之源	(79)
二、澧州孟姜女传说的生态	(83)
(一) 自然环境	(84)
(二) 人文环境	(85)
三、澧州孟姜女传说鸟瞰	(86)
(一) 典籍载录	(86)
(二) 口承作品	(87)

第四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与歌谣

一、歌谣的类别及其特点	(93)
二、澧州孟姜女歌谣概观(上)	(94)
(一) 歌唱体澧州孟姜女歌谣	(95)
(二) 韵诵体澧州孟姜女歌谣	(106)
三、澧州孟姜女歌谣概观(下)	(107)
(一) 说唱体澧州孟姜女歌谣	(107)
(二) 歌舞体澧州孟姜女歌谣	(109)
四、澧州孟姜女叙事歌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 ..	(112)

第五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与戏曲

一、戏曲的产生、特点及其类别	(120)
二、澧州孟姜女戏曲概观	(122)
(一) 雉戏中的孟姜女	(122)
(二) 世俗戏中的孟姜女	(132)
三、澧州孟姜女戏曲的内容与特点	(136)

第六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与风俗

一、澧州孟姜女传说与岁时习俗	(142)
(一) 春节	(142)
(二) 元宵节	(144)
(三) 中秋节	(146)
(四) 九月初九	(148)
(五) 冬至日	(149)
二、澧州孟姜女传说与人生礼俗	(150)
(一) 求子	(151)
(二) “渡关”	(152)
(三) 婚丧	(154)
(四) 喜庆	(157)
三、澧州孟姜女传说与日常祭祀风俗	(158)

第七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与文人文学

一、口承文化与文人文学并行不悖	(166)
(一) 孟姜女传说与口承文化	(166)
(二) 孟姜女传说与文人文学	(168)
(三) 文人文学与口承文化相互充实	(170)
二、孟姜女传说成型前后的文人文学	(171)
(一) 从史、传(“笔”)到诗文(“文”)	(172)
(二) 从流播重点地域看	(174)
三、澧州孟姜女传说与文人文学	(176)
(一) 唐诗宋词中关于“帝子”、“二妃”的讴歌	(176)
(二) 明清时代文人诗歌中的“澧州孟姜女”	(179)

第八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特色探讨

一、“澧州孟姜女”望夫情节十分突出	(189)
-------------------------	-------

(一) “澧州孟姜女”望夫故事群	(190)
(二) 望夫(或望郎)歌体式源远流长	(194)
(三) 抒情短歌的抒情线索隐约可见	(198)
二、姜女死后成为家乡保护神	(199)
(一) 河堤保护神	(200)
(二) 庄稼保护神	(200)
(三) 蚕神	(201)
(四) 雉神	(201)
三、巫风色彩甚为浓厚	(203)

第九章 “澧州孟姜女”的人、神互变探索

一、“孟姜女”(及“杞梁妻”)原本是人	(211)
(一) 现实生活中普通的人	(212)
(二) 传说故事里面的上层仕女	(216)
二、“孟姜女”是怎样擢升神坛的	(219)
三、“澧州孟姜女”从神坛回到人间	(224)

第十章 澧州孟姜女传说与传统文化(上)

一、孟姜女传说中群体心理的沉淀	(234)
(一) 葫芦出生	(236)
(二) 乌鸦引路	(240)
(三) 哭崩长城	(243)
二、孟姜女传说中远古礼俗的残存	(246)
(一) 裸浴成亲	(247)
(二) 奠城人牺	(250)
(三) 化鱼永生	(252)
三、“澧州孟姜女”——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汇合的 产物	(254)

第十一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与传统文化(下)

——潼州、苏州、同官、山海关“孟姜女”比较

一、从故事情节比较	(258)
(一) 出生	(258)
(二) 成亲	(262)
(三) 寻夫	(263)
(四) 结局	(268)
二、从人物形象比较	(271)
(一) 山海关“孟姜女”——才女风韵	(271)
(二) 苏州“孟姜女”——抗暴者风采	(273)
(三) 潼州“孟姜女”——“保护神”的灵光	(275)
三、孟姜女传说故事——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	(278)
四、简短结语	(289)

第十二章 潼州孟姜女传说的社会价值

一、历史价值	(291)
(一) 正面价值	(292)
(二) 负面价值	(294)
二、现实意义	(295)
(一) 文学价值	(295)
(二) 旅游价值	(297)
(三) 国际文化交流价值	(298)

附 录

(一) 古籍中关于“潼州孟姜女”的记载	(301)
(二) 顾颉刚关于“潼州孟姜女”的论述	(302)
(三) 伍家宥《临潼与潼县的孟姜女古迹》	(304)
(四) 关于《孟姜山志》	(305)

(五) 孟姜女研究的新阶段、新天地	
——上海孟姜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312)
(六) 让民族文化遗产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湖南省民间文学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	
大会开幕词(节录)	……… (316)
(七) 澧州孟姜女传说探源(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摘要)	……… (317)

后记

湖湘民间文学及其社会影响

(代序^①)

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蜿蜒千里（横跨湘北、湘西北、湘西及鄂、黔边界）的武陵山脉，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块古老、神奇、谲秘的土地。它不但流存着一些带有原始遗风色彩的民俗文化，拥有丰富瑰丽的多民族民间文学（口承文化），积淀着中原、荆楚、百越以及濮巴、“苗蛮”等多元文化，而且还出色地哺育过古代及现代不少卓越的哲人和作家（艺术家）。

英国著名音乐家佛格汉·威廉士在《民族音乐论》中曾经说过：“超拔的艺术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伟大的成就犹如波涛的顶巅，我们爱看的果然是这顶巅，但这顶巅却全靠下面的波涛的推动力……”千百年来推动洞庭湖、武陵山一带许多艺术家、作家跃上“波涛的顶巅”的，笔者认为，作为广大人民心声的自然流露的民间文学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晚明文坛“公安派”（以其籍贯在洞庭湖畔、长江边公安县而有此名称）首领袁宏道，曾经非常推崇民歌和通俗文学，他认为民歌能大胆而自然地抒发真率朴实的情感：“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

^① 此序既是本书的序，亦是“楚风集”之序。此文及《楚俗的传承与演变》、《巫俗、“蛮”与楚文化》，分别为本系列著作三辑“楚风集”、“楚俗集”、“楚魂集”的序言。

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迪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①

袁宏道对民歌的“任性而发”、“真人”“真声”的艺术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民歌艺术的这种“天籁之声”也启迪着他诗文创作上之“真”的努力追求和大力倡导。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袁宏道明确地指出：“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其时（公元 16~17 世纪）“公安派”的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即“三袁”兄弟三人）及“竟陵派”（今湖北天门市）的钟惺、谭元春等作家，都以受民间文化的影响而致力于尊重个性、反对因袭、要求解放著称。其中尤其是袁宏道的诗文充满着自由放纵的思想与情感，语言新颖流利，文风清新，名噪一时。^②由此可见，特定时期某些作家的风格及文学流派的出现，往往与民间文学（口承文化）的滋养有着一定的关联。

因此，我们要真正认识洞庭湖畔和武陵山区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深入了解它所蕴涵的多民族交流和融合的传统文化的巨大成就及深层意义，就必须从掌握其民间文学的深厚蕴藏以及社会影响入手。

一、湘潭地区民间文学的蕴藏

澧州治澧县，地当武陵山脉的尽头和澧水汇入洞庭湖之处；而澧州主要地域亦大体是溯澧水而上，从澧县（含津市）至临澧

^① [明]袁中郎(宏道)《锦帆集》卷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全书同。

^②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第 233~234 页（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观的形成除了民间艺术的影响外，当然还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思想渊源。

(安福)至石门至慈利至大庸(永定)等县^①;因此,这一带可称之为“湘澧”地区(洞庭湖中的君山原称“湘山”)。湘澧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古老。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即距今约10万年前,洞庭湖畔的津市(原属澧县)虎爪山遗址,证明这里已有人烟;澧县的彭头山、三元宫、八十垱、城头山、丁家冈,石门县的皂市,安乡县的汤家冈、划城冈等遗址则证明,在距今10 000~7 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洞庭湖畔和澧水下游一带的先民不但已经掌握了磨制石器方法及钻孔技术,还学会了烧制陶器,出现了原始的种植农业、家畜饲养业以及房屋建筑和墓葬群。值得一提的是,澧县宋家台遗址发现的屋基,安乡划城冈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澧县三元宫遗址留下的墓葬群,澧县城头山遗址留下的城址,它们有力地证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湘澧地区已经有了人数不少(澧县宋家古遗址的屋基由八个房间组成,估计可住十人以上)的父系大家庭;而且出现了人类居住并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聚落”和城址,以及私有财产(从澧县三元宫墓葬群的随葬品的多寡、质量可以窥出)。^②这雄辩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作为世界稻作农业发祥地^③的洞庭湖——楚湘丘陵地带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在史前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在稻作、制陶、家畜饲养、房屋建筑、城址、祭坛(澧县丁家冈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祭坛、祭

① 澧州,隋代始置(汉代原属武陵郡)。清代改为湖南直隶州,辖安乡、安福(临澧)、石门、慈利、永定(大庸)、南县、澧县等县(或“厅”)。

② 参看李力《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学术讨论会综述》,载《文物》1996年第11期。李建毛等《湖南史话》第6~1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关于世界稻作农业发祥地,曾有“云贵高原——阿萨姆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下游说”,“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说”,“楚湘丘陵地区说”,“亚洲稻作文化圈说”等多种不同说法。笔者主张“洞庭湖——楚湘丘陵地带”说。

祀遗址——祭坑)等方面,都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远古文物考古资料。

正是在这样深厚的基础之上,湘澧地区出现了不少的鼓舞广大民众继续与自然作斗争,讴歌集体力量与美好憧憬的神话传说、史诗古歌等民间作品。如同高尔基所说的:“人类在童年时代,遵循着自卫本能的教导,赤手空拳同大自然搏斗……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他们的安全感、自豪感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英雄史诗是人民对自己的认识和要求的宝藏。后来,神话与史诗汇合在一起,因为人民塑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思维的一切能力都赋予了这个人物,使他与神对抗,或者与神平列。”^① 虽然这位世界文豪是针对俄罗斯及欧洲一些民族的具体情况而说这番话的,但其神话、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人物基础及其巨大功能的精神实质却是适用于世界各民族的人民集体创作(即民间文学)的。

湘北、湘西北及部分湘西的湘澧地区,拥有极其丰富多彩、很有地方特色(或民族色调)的民间文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民间戏曲。下面选择重点分别阐述。

(一) 神话

众所周知,在楚人入湘之前,湖南为越人和“蛮”、“濮”等部族栖息、生活之地。春秋战国之际,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部族随着楚军的征湘而相继南下沅湘;他们与湖湘土著民族共同开拓湖南,共同创造了南楚一带光辉灿烂的楚文化。

就湘北、湘西北及湘西来说,早在殷商、西周之时,这一带

^① 《个人的毁灭》,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54页~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即湘澧地区)原是“三苗”、“巴濮”、“荆蛮”及其后裔居住的地方。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同南下的楚人相融合成为楚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被同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本民族独立性。因而,后者(“三苗”、濮人后裔)被楚人称之为“群蛮”,成为楚人继续征伐、排挤的对象,他们渐次从洞庭湖平原溯澧、沅二水向湘西北、湘西南等地迁徙。大体说来,“三苗”后裔以迁居湘西北、湘西为主;濮人后裔则迁徙到了湘西及湘西南等地。

从湘北、湘西北及湘西^①一带长期传承的神话来看,也是以“苗蛮”集团的传统文化较为多见。不论是开辟神话,人文始祖神话,或者洪水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大都如此。

1. 开辟神话,即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这一古典神话最早见于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太平御览》卷二引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著名神话学家袁珂认为,徐整在记载、整理这一神话时,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苗、黎等民族,即“苗蛮”集团)中“盘瓠”或“盘古”的传说,以及古代经典里面的哲理成分,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创造了一个开天辟

^① 关于湘西,历来说法不一。有的以常德为湘西的“门户”,有的则以桃源或沅陵为是,参见拙著《芙蓉国里的民俗与旅游》第32页(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沈从文在散文集《湘西·题记》中说:“湘西包括的范围很宽,接近鄂西的桑植、龙山、大庸、慈利、临澧各县应当在内,接近湘南的武冈、安化、绥宁、通道、邵阳、溆浦各县也应当在内。”(《凤凰集》第93页)笔者认为,大体说来,澧水流域及东西洞庭湖为湘北;南洞庭湖及资水、湘江中下游为湘中;潇水、耒水流域为湘南;沅水(含支流)中上游为湘西;汨罗江流域为湘东。

地的盘古，填补了洪荒时代漫长岁月的空白。

袁珂的上述阐释^①，是很有见地的。其一，在我国中原地区，原先的开辟之神并不是盘古或盘瓠，而是“浑沌”或“帝江”。关于后者，《庄子·应帝王》及《山海经·西次三经》分别有所载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之帝”的“浑沌”被凿七窍以后，也就死了；继“浑沌”之后整个宇宙、世界却因之而诞生了。“浑敦（即“浑沌”）无面目，是识歌舞”的“帝江”，就是帝鸿，也即那位作为“中央之帝”的黄帝。因而，中原一带最初信奉的开辟之神就是他们的部族集团（黄炎集团）的首领。这是“天人合一”、政教合一（也即宗教与政治一体化）的体现。

其二，盘瓠与盘古为一音之变。常任侠曾经说过：“伏羲、庖牺、盘古、槃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② 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盘瓠神话演变为盘古神话、伏羲女娲兄妹成亲神话演化为“盘古氏夫妻”神话，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了。从典籍载录的有关情况来看，似可作为佐证之一。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述槃瓠神话^③ 之后不久，三国时徐整《三五历记》中就出现了盘古神话，盘古神话受到盘瓠神话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盘古神话包括开天辟地、化生万物和创造人类等内容；而盘瓠神话则主要为图腾崇拜色彩甚浓的一个部族（或后衍变析出为几个民族）的祖先崇拜的神话，两者是不尽相同的。我们这里侧重从源流的角度涉及这两个举世闻名的古典神话，并无轩轾之意。

其三，南方好些民族、地区盛传槃瓠和盘古的神话及其习俗风情。据苗族学者龙海清研究，盘瓠神话源于九黎三苗中的犬

^①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第74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见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载《说文月刊》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③ 见《风俗通义·佚文》，第438~43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